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亚洲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成功挑战老牛湾大峡谷

飞越黄河



9月26日，张树鹏以翼装飞行独特视角看长城和黄河“握手”。

(受访者供图)

昨天下午，人类飞越黄河的历史纪录再添一笔：一个浓眉大眼，脸被晒得黝黑，又高又瘦的锡伯族汉子，身着红色长城主题翼装服，在2000米“低”空，从一架白色直升机俯身跃下，成功飞越老牛湾黄河大峡谷，他就是“亚洲翼装飞行第一人”张树鹏。

“回到家乡内蒙古，飞越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飞行过程中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完成挑战的张树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心情十分激动。38岁的他，依然满怀梦想，“我要飞遍内蒙古，接下来飞遍全中国。而在正式比赛中，我不会停止挑战遗憾的脚步。”

就在上周，张树鹏在张家界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中顺利完成“人箭穿靶”，却再次错失冠军。“属于中国人的冠军，一定要继续争取。”他将目标放在了来年。

38岁的他，对冠军的渴望，远超28岁的自己。

200公里时速，看中华文明两大象征——黄河与长城“握手”

黄河老牛湾段，雄雄碧水滔滔千里奔流到此，在峡谷之中流淌，如母亲般滋养着两岸土地，而崖壁陡峭的峡谷旁，长城则如一条巨龙，翻山越岭一路西行，在老牛湾畔与黄河交汇，在这里，中华文明两大象征最终奇妙交织在一起。

这幅雄浑壮阔的自然画卷的上空，张树鹏已乘坐直升机到预定高度的垂直高度。天气晴朗，风速稳定，他调整好翼装服，做着起跳准备。

双脚向前一步就是2000米的“深渊”。他的身后，是发动机的轰鸣，他的心中，却无比镇静。每次飞行前，无论身处多么嘈杂的环境，他必须在起飞前让自己静下心来。

普通人余光触及脚下，难免也吓得一哆嗦，再别提醒张树鹏。对于高空翼装飞行1800多次、低空翼装飞行1400多次的张树鹏而言，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相较于新手学习入飞课程的高空翼装，独属于高手的低空翼装飞行从直升机、悬崖、高楼、高塔、大桥等高处跳下，在空中进行无动力飞行。飞行者只使用一个降落伞，并且开伞高度也很低。

准备完成，张树鹏上身向下扎，身体朝前下方飞出，进行垂直高度150米左右的俯冲，角度保持与地面垂直80度。这个角度不能再多，否则很容易超过90度，身体向后翻转，特别危险。

他张开手脚，就像长出了翅膀，腋下和双腿间的冲压式膨胀气囊迅速充气，同时获得100多公里/小时的俯冲加速和上升力。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下降速度逐渐趋缓。当“翅膀”完全打开时，张树鹏开始进入飞行状态，向前下方如鹰一般滑翔，然后可以做出一些速度、飞行高度的调整。

“在天上离得远可能看不见，实际的飞行技术相当细腻。比如加速、减

速、转弯翻转，都依靠身体的控制。像上身抬高、腿向上抬、手的后半部向下压，每一个动作或者几个动作结合起来都可以实现减速，反之亦然。人向哪边转弯，身体就向哪边下压，而翻转属于特技，我把手落下靠近身体，重心移向落手侧，翻转接近180度之前抬起手，可以实现背飞。”张树鹏介绍。

这一次，他选择了准格尔大峡谷附近的峡谷西岸为翼装飞行起点，以最高超200公里的时速直线飞行穿越黄河干流，于高空数百米处开伞，掠过明长城与黄河的“握手地”，在黄河东侧老牛湾国家地质公园的浅滩上降落。

短短几分钟的顺利飞行，离不开连续多日的协作准备。

平时，张树鹏每年大多在张家界天门山训练，那里有缆车不需要爬山较为方便，最多一天飞9次，“与从天门山悬崖飞相比，从直升机飞地形没有那么复杂，不会遇到太多障碍物，但从直升机下去，环境比较陌生，遇到突然的气流变化容易造成轨迹的偏差。”

所以从抵达清水河县的那一刻起，飞行预案就在经历不断地修改。直到起飞前的一晚，方案仍有新的细化：顺利的话，张树鹏预计的落点是黄河浅滩；但没人知道会不会有突发的气流环境变化，甚至在河水中降落的可能——在降落点附近，可以发现数艘待命的冲锋舟，以及当地提前配好的医疗、后勤保障车。

一旦天气有变，张树鹏的轨迹出了偏差，团队成员将与当地有关部门、人员迅速沟通，应急处理。

老将的热爱，第2至15名几乎拿遍是无奈也是动力

“人在天上飞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记者问他。

“像鸟儿一样，在速度和激情中，找到了自我、自由和快乐。”刚飞完的张树鹏回答。

没有人能轻易实现“像鸟一样自由飞翔”。

极限运动，对参与者的体能、技术等都有着极高的要求，需要经过长期的、系统的专业化训练。张树鹏或许是个会“飞”的天才——正如他的微博认证：翼装飞行世界纪录保持者、滑翔伞世界冠军，飞行都出彩。

但他自己更相信“拼”的价值。

心态上，他多次走出舒适区，比如体育专业院校出身，却选择了滑翔伞这种极限运动，再比如获得滑翔伞世界冠军后，毅然决定从零开始学翼装，追寻自己的热爱。

而行动上，他曾是滑翔伞队5名入选队员中最后一个会飞的，没想到，5年之后，曾经的“菜鸟”，竟然抢在师兄们之前，于2009年在克罗地亚拿下中国第一个世界滑翔伞定点冠军。在国外学翼装

时，当地海关工作人员抱着对东亚人在极限运动上的偏见，对他反复盘问，并限制入境时间。为了最快达到高空跳伞200次的要求，别人一天几跳，他一天跳12次，一个半月后，他做到了，并获得了学习翼装飞行的许可证。而一般这个过程需要两年。张树鹏的教练直言，他是翼装领域的“中国奇迹”。

他先后创造了海拔8150米无氧翼装飞行世界纪录、世界最小翼装飞行穿越纪录、世界首次翼装飞行穿越移动靶纪录。但就是这样一位佼佼者，内心依然有一道坎——天门山翼装飞行世锦赛，他从第2至15名几乎拿遍，唯独缺一座冠军奖杯。

早在2017年，张树鹏就在第五届世锦赛上获得精准靶赛亚军，那是亚洲人在此项赛事中的最佳成绩，没想到也是他的最好成绩。上周的世锦赛，张树鹏以预赛第一的成绩进入穿越靶八强，但决赛中他屈居第三。

“脚有点伤，影响了发挥。”对于冠军的梦想，张树鹏有点无奈，“正式比赛不仅考验平时的训练实力，还考验临场发挥，有时不得不说不需要一点运气。”

1985年出生的他，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将。“时间过得很快，一些经常提的事情，一晃已经好多年了。今年看世锦赛参赛本，我的年龄竟然是第三大的。”张树鹏坦言，自己的体力与巅峰期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年龄的增长，加上“阳

了两次，让他在爬山时略显吃力。同时，“人近中年”，包括规划在内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对未来造成影响，“我比年轻时更渴望冠军”。

但38岁的年纪，也让他的心态更加成熟，不会钻牛角尖。面对遗憾，他已经可以释怀地说：“我已经尽了全力，尽管成绩不是特别理想，但从中看到了自己可以继续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实在拿不到，那也没办法。运气不好呗。”

“每一把都当最后一把，然后也不要怕输。”这句著名的追逐冠军梗或许正符合他的心境。

他想赢，也不怕输，对冠军的渴望源于那份纯粹的热爱，沉稳又渴望，内敛而又执着。希望他可以早日实现梦想，那也是所有喜欢他、喜欢中国翼装的人的梦想。

孤单冒险者，未来要挑战“飞越珠峰”跨境翼装飞行

2011年，来自美国的世界顶尖翼装飞行高手杰布·科利斯从2000米高空跳下，成功飞行穿越天门洞，成为世界首位穿越天门洞的翼装“飞人”。

他的这一跳，将翼装飞行带入中国。目前，国内具备高空翼装资格的人数有40至50人，具备低空翼装资格的人数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但真正具备世锦赛参赛资格或者水平的人，长期以来只有张

树鹏一个。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项运动的极限性。它被一些人认为最接近死亡，近年来因此陨落的案例并未停止，国内最近的一次代价是2020年，一位女翼装飞行员的遗体在天门山玉壶峰北侧下方一处密林中被发现。

张树鹏也差点经历至暗时刻：有一次训练时，开伞的冲击力特别大，伞的阻带勒到了他的脖子上。“瞬间我听到颈椎发出跟骨头断了一样的声音，巨大的冲击力让我的鞋子飞了出去。”他的颈椎因此受伤，休养了好多天，“容不得半点失误”。

“这不是‘疯子的运动’。”张树鹏始终认为，没有危险的运动，只有危险的人。他心中当然希望更多人加入进来，甚至有朝一日可以组成国家队参加亚运会或者奥运会。但他也提醒想进入翼装飞行的年轻人，一定要尊重这项运动。“敬畏生命才能挑战极限。首先判断究竟是纯粹的热爱，还是一时兴起，无法坚持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其次，每次飞行前，他都会了解当地气象条件、评估自己的身体状态、仔细检查整理装备；此外，这项运动相关的翼装服、训练比赛费用不菲，量力而行。”

今年4月，张树鹏成功翼装飞行穿越天门洞。他的翼装梦想只剩两个，除了冠军，另一个就是“飞遍中国”。

“飞越珠峰”的计划正在酝酿中。按照他的设想，他将与尼泊尔一起起飞，乘飞机到达1万米高度，然后一跃而下，飞过海拔8848米的珠峰峰顶，最终降落在中国境内——这是全世界从未有人完成的挑战。

“还有很多能力需要提高、很多程序需要协调，怀抱梦想，我会凭热爱去拼。”张树鹏说。

用文体旅融合为中国翼装打开新的窗户

现在，很多人将张树鹏看作中国翼装飞行的代名词之一，亲切地叫他“大鹏(哥)”。日常的大量时间，他身体力行地推动中国翼装运动的发展和普及。

文体旅的融合，也让张树鹏捕捉到了新的方向。当地政府早就为翼装飞越黄河提前预热，为蜂拥而至的人流准备各类活动，留住游客。昨天的现场，有关部门举办了“传承魅力非遗 打造北疆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让观众感受当地文化的魅力。

翼装飞行带来超高速状态下，审视中华文明的象征——黄河与长城的独特视角，为蜂拥而至的人流准备各类活动，留住游客。昨天的现场，有关部门举办了“传承魅力非遗 打造北疆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让观众感受当地文化的魅力。

翼装飞行带来超高速状态下，审视中华文明的象征——黄河与长城的独特视角，为蜂拥而至的人流准备各类活动，留住游客。昨天的现场，有关部门举办了“传承魅力非遗 打造北疆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让观众感受当地文化的魅力。

“对于中国翼装本身而言，现在确实是一个机会。疫情之后，国外的翼装赛事凤毛麟角。之前来中国参赛的国外运动员，对中国至今能够举办高水平的赛事以及飞行活动极为羡慕。我们可以抓住机遇，利用极限运动这个抓手，做好赛事营销，进一步增进国内外的交流与了解。”张树鹏希望，中国翼装赛事和“翼装侠”能不断涌现，向人们传递更多关于飞行的热爱。

喜欢上海的理由

张鑫瑞：我在上海“玩泥巴”

■本报见习记者 徐大伟

“在这里十年，越来越喜欢上海，多元化和包容让所有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都在努力往前冲，希望我的努力也能为这座城市增添更多的附加值。”

——张鑫瑞

“上海是时尚之都、设计之都，我想把陶瓷这种传统文化叠加到时尚之中，让两者融合，这也是我决定留在上海做陶瓷的原因。”作为随窑工作室的主理人，同时也是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玻璃与陶瓷设计专业的教师，张鑫瑞这样阐释传统与时尚。

随窑工作室位于松江区石湖荡镇九峰三泖文创园内，这是一个集影视剧创作、玻璃与陶瓷等艺术类相关产业的文化聚集地。文创园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苏式园林，这里便是随窑所处的位置。随窑工作室占地面积2000余平方米，三面环河、环境优美。张鑫瑞便在这里进行艺术创作，每到周末还会带着学生来此感受陶瓷文化的魅力。

随窑工作室也是上海唯一一个拥有柴窑的陶瓷工作室。张鑫瑞告诉记者，柴烧是一种古老的陶瓷烧制方法，烧窑过程中，柴火直接在陶坯上留下自然的火痕，使得作品色泽温润且变化多

端。同时，木柴燃烧后的灰烬，随热气流窜入窑内，附着在陶坯上。当温度达到1200摄氏度以上时，木灰与坯体中的氧化物发生化学反应，形成自然的釉面，并呈现出斑斓的色彩。质朴而独特的釉彩变化，带给人们对自由与随性的畅想。尤其是，“火痕”与“灰釉”所构成的人工无法达到的自然纹样，更是柴烧作品的迷人之处。

“火痕和落灰会因烧窑的薪柴材质不同、坯体落灰多少、烧窑时间的长短、坯体在窑内的位置及所受的温度差异而呈现各异，这也决定了每件柴烧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惊

喜感，深深吸引着张鑫瑞。

当前，张鑫瑞创作的作品正在上海许多展馆展览。其中，一款将泥土融入鞋子设计的产品是其最爱。“希望用泥土呈现自然的感觉和芬芳，带给观众对于鞋子的全新理解。”张鑫瑞表示，这样的作品还有许多，这些新奇的设计，不断冲击着人们的认知，并被逐渐理解和接受。“上海这座城市强大的包容性与接受度，是我不断创新的动力。”

除了烧制陶瓷，张鑫瑞的业余爱好也十分广泛——喜欢画画、热爱篮球与滑板，文创园内也经常传来滑轮滚过路面的声音。他也会从爱好中汲取创作灵

感：滑板上五颜六色的涂鸦，通过重新解构、打破、整合，融入到一件陶瓷作品中。“这个过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成就感，也激励着我在柴窑陶瓷领域不断探索和创新。”

“不论是设计师还是艺术家，抑或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为上海这座城市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会吸引越来越多富有创造力的人，一起建设这座海纳百川的城市。”自嘲“我在上海玩泥巴”的张鑫瑞，对于为何喜欢上海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



扫码看视频

人物小传

张鑫瑞，九峰三泖文创园随窑工作室主理人，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玻璃与陶瓷设计专业教师。

体彩公报

排列5第23259期公告
中奖号码：0 8 8 8 6
每注奖金10000元

排列3第23259期公告
中奖号码：0 8 8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七星彩第23112期公告
中奖号码：1 8 1 6 8 8 + 9
一等奖 0 0元
二等奖 9 23566元
三等奖 31 3000元
四等奖 1630 500元
五等奖 23963 30元
六等奖 981931 5元
一等奖奖金积累数：
214214754.74元

CSIAF 22 第二十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THE 22ND CHINA SHANGHAI INTERNATIONAL ARTS FESTIVAL

BÉJART BALLET LAUSANNE 瑞士洛桑贝嘉芭蕾舞团

演出时间：2023年10月19日-21日晚19:30
演出地点：上海文化广场
票价：280/480/680/880/1080/1280元
主办单位：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上海久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办单位：上海久事演艺有限公司